



【新女性 __ 文史哲】 Cosmo-Insights01

為她留間書房—譯析孟若《辦公室》一文

Reserving a Bureau of Her Own: A Translation and Critique of Alice Munro's "The Office".

著者／孫毓德 Adèle Y.D. Sun

摘要：

本文透過翻譯與評論愛麗絲·孟若短篇小說〈辦公室〉，探討女性書寫與空間自主之間的張力與意義。藉由文本中女作家的尋房歷程，本文分析女性在男性主導社會中追求創作自由的困境與抵抗。並以 Virginia Woolf 的「自己的房間」為理論基礎，重新審視女性文學空間的象徵與實踐。

關鍵詞：空間、自主、女性書寫、翻譯、愛麗絲·孟若、Virginia Woolf、〈辦公室〉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full translation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Alice Munro's short story Office, examining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space and female authorship. Drawing on Virginia Woolf's concept of "a room of one's own," the study explores how Munro's protagonist seeks a private space not merely for writing, but for asserting creative autonomy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translation foregrounds the linguistic nuances of Munro's prose, while the critique situates Office within a broader feminist literary tradition. Ultimatel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act of reserving a "bureau of her own" becomes both a literal and symbolic gesture of resistance and self-definition.

Keywords: space, female authorship, autonomy, translation, Alice Munro, Virginia Woolf, Office

英譯中文

辦公室(The Office) (1968)

作者：Alice A. Munro (艾麗絲·孟若)

譯者：孫毓德 (Adèle Y.D. Sun)

有天晚上熨襯衫時，靈光一閃過我生活難題的解套，一個簡單而大膽的辦法。於是我走進客廳，對著看電視的丈夫說："我覺得我該有間辦公室。"對我而言，這是個很棒的提議。為何我要一間辦公室？我有間寬敞又舒適的房子，我家有海景、有足夠空間用餐休憩、供沐浴和晤談朋友們。我還有個花園，空間是不虞匱乏。

噢，不，儘管難公開地說：我是作家。聽來不太對，太放肆，太假了，或至少不可信。我再練一遍："我寫作。"如此聽來好些吧？"我試著寫作。"這聽起來更糟，虛偽的人性啊。又能如何？算了。不管我怎麼說，在微妙的處置時刻話語會創造自己的沉默空間。多虧朋友的體貼，沉默很快就被友好之聲打破了，這些聲音



大叫：太好了！真為你開心！多有趣！他們還帶勁地問，那你寫什麼呢？我輕鬆地回答："小說"，但我保持輕鬆，同時忍著自己受辱，甚至幾分輕蔑，雖然我並不總是這樣。一次次迫在眉睫的恐慌，還是會被這些巧妙而圓滑的言語平息，但最終，這些言語消磨殆盡了，他們只回一句，"啊..."（我對丈夫說明）我何以想要間辦公室的原因：我想要寫作。隨即意識到這個要求太苛刻了，過於自我放任似的。如眾所周知，寫作就需要一台打字機，最起碼也要有一支鉛筆和紙、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這些東西我都有，就放在臥室的一角。不過，現在我還要一間辦公室。

事實上，我也不很確定一旦有了，我不會在裡頭寫作。也許我只會對著牆乾坐；即便這光景亦讓我舒心。其實，我喜歡「辦公室」這字的發音，有著尊嚴與靜謐的氛圍，還有目標明晰、意義非凡的感覺。不過我不想告訴丈夫這點，於是我高談闊論了一番，我記得大致是這麼說的：

"房屋適合男人工作。他將工作帶到屋中，帶到早已打理好的位置；屋中周圍的環境自動調整來迎合他。每個人都會認同他的工作。他不需要接電話、找失物、察

看哭泣的孩子，或者餵貓。他可以把門關上。（我說著）想像一位母親將房門關上，孩子們知道她就在門裡；但為何他們一想到這樣，就覺得荒謬過分？一個女人，如果不照顧好屬於丈夫與孩子的空間領域，似乎就會被認為違背天職。房屋對女人來說不一樣。她並不是進屋使用，又走出去的人—她就是房屋；兩者沒分開的可能。"

（沒錯，就像平時一樣，當我要乞求一些我不值得有的東西，我會選強烈而激動的用語來表達。有幾次，或許在漫長的春夜，當時還下著雨，一片悲涼，燈泡冰冷地亮著，光線微弱得看不到海，我推開窗戶，頓時感到房屋化成了木頭及灰泥，和一些造房用的簡單材料，而寄居其中的生活則退去了，留下我赤手頂穹，現正體驗一種激烈而不安份的自由，和既無情又完美的孤獨，我因過分激動而微顫。於是才明白，多數的時間我被庇護著、但也被拖累著；被呵護著、也被束縛著。）

"只要能找到一間夠便宜的，就去吧"就是我丈夫的回應。他不像我需要多解釋。他常常會不假思索地說：別人的心思像本闔上的書，難以參透。

當時，我還是覺得這是個難圓的事。或

許最終，我覺得這是個不合適的願望。原本，我更可簡易地索件貂皮大衣，一條鑽石項鍊；但這些東西任何女人都能得到。孩子們知悉我的計畫後，給了有趣的懷疑，就不再多問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走到離我家兩個街區外的一家購物中心；那兒有一棟建築，介於一間藥局和一個漂亮的商店，而它二樓的窗戶上貼了張“出租”的廣告。我已經注意數月了。沒想過究竟適不適合我。我走上樓，感覺很不真實。租賃誠然是件複雜事，何況是租辦公室之類；無法簡單地推開一個待租處的門，就等著被同意進入；事情要按照既定的方式來完成。況且，得付高價租金。

事實證明，我連門都不必敲。一個女人正好從一間空辦公室裡出來，拉著一台吸塵器，用腳推著它，經由過道走向門口，而這條通道直通向這建築後方的一棟公寓。她和她丈夫就住在這公寓裡；馬利夫婦擁有這棟建築，要出租二樓辦公室。她告訴我，她剛才吸塵過的房間較適合當牙醫診所，因此我也不會感興趣，但她會帶我去看別間。她將吸塵器放一邊，拿出鑰匙，邀我一起進入她的公寓。她用我難以詮釋的語氣嘆了口氣，接著說，她丈夫

不在家。

黑髮的馬利太太是位看來標緻的女士，年約四十出頭，穿著休閒，但她自在塗層薄薄的亮口紅，細嫩浮腫的腳跟著粉色皮拖鞋，行止間添了些女性的吸引力。讓人感覺有種飄忽的冷淡、透支的神情和隱隱的憂慮，這些似乎道出了她傾全力照顧一個精力充沛、愛發牢騷、依賴她的男人身上。我第一眼看出些端倪，決定多少後來的事，就說不準了。不過當時我猜想，因為生活壓力或其他因素不允許，她並沒有孩子，這一點我可沒看錯。

等接待時我待在一個明顯的客廳兼辦公室的隔間。首先，我注意到一些船艦模型擺飾品，有西班牙大帆船、快速帆船、瑪麗王后號在桌面、窗台上、電視機上。沒放船的地方就擺盆栽，還有些“陽剛”的裝飾—陶瓷鹿頭、青銅駿馬，還有些烟灰缸質材大而沉重，有條紋或閃晶晶的。牆上則掛裱框照，還有大約是畢業文憑之類的證書。其中有張照片是一隻髯毛狗和一隻鬥牛犬，各穿上雄及雌性裝扮，帶著令人沮喪的尷尬又討拍的姿態，照片上頭寫著“老朋友”的字。一張框金畫像控制了這空間，鍍金畫框有它自己的投射燈光



源，還有，畫像是一個相貌英俊、金髮、穿著西裝的中年男子坐在書桌後方，該人看似卓然有成、前程似錦又好相處、好相處。事實又是如何，事後我想想，當初這張畫中人就已引起我不快，似乎缺少同儕男性應有的某種信念，反要盛氣凌人地展現自己。任誰都知道，這可能帶來災難。

略過馬利一家。當我一見那間辦公室就想租下。它比我需要的面積還大，隔出的空間正適合當醫生的辦公室。（馬利太太遺憾而謹慎地說，我們曾租一位脊椎指壓師，不過他走了。）牆面冰冷未飾，白色帶點灰，看上去沒那麼刺眼。馬利太太直率地告訴我，現在這間沒租醫生，過去一段時間也沒租過醫生。於是，我提出租金二十五美元一個月的租金。她說她得和她丈夫說一聲。

我第二次來的時候，他們同意了我的提議，而我也終於看到了馬利先生本人。我複述曾對他妻子說的話，告訴他我不準備在平日上班時間使用辦公室，而是在周末和某些晚上。他詢問我要租賃的用途，我直說實情，毫不猶豫是否該說成速記。

他聽了心情好。"啊，你是個作家。"

"好吧，是的。我寫作。"

"那麼，我們會盡全力讓你在這兒感到舒適，"他豪爽地說。"我自己是個興趣廣泛的人。這些船艦模型，都是我在空餘時間做的，它們可以舒緩神經。人們需要消遣得到寄託，你也是一樣的。"

"類似的事！"我同意地附和，甚至在這朦朧而寬容的光芒中，不由得感到釋懷。至少我擔心的事情沒發生，他沒問我，例如"誰照顧孩子呢，還有，你丈夫同意嗎？"而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歲月已削弱、擴及、並擊敗了畫像中的男人。他的腰和大腿已積累了一圈可怕的脂肪，害他一動就喘吁吁，像帶了一塊肉墊，及一種笨拙的母係不適。他的頭髮和雙眼光澤不再，面容憔悴；而那溫柔而具有掠奪性的表情，退化成了一種惹人厭的謙卑和長期不信任。我不再看他，沒責任認識更多人類。

我在周末遷入，沒請家人幫忙，知道他們會好心支援。我搬來了一座打字機、一張折疊桌、一把椅子、還有一張小木桌，桌上可放個電磁爐、一個水壺、一罐即溶咖啡、一只湯匙，還有一只黃色馬克杯。就這些了。我開始滿意那光禿的牆面，因必要陳設完備了一種廉價的尊嚴感，而且，棒到沒有東西需要擦拭、清洗或拋

光。

這光景不甚討喜房東先生。我遷入後，他來敲我的門，說他要說明些事——如何把房間外的燈換下來，但我不需要它；還有，電暖爐的用法，以及如何撑起窗外的遮陽篷。——他帶着陰沉而迷惑的神情環顧一切，說著“這地方糟透了，實在不適合一位女士。”

“這個地方對我最好不過，”我回答，語氣並不如預期中的積極，因為我一直慣於撫慰那些莫名討人厭、或純粹是不想多了解的人；有時，我會刻意地表現出禮節，心中則傻傻地希望他早點走開，我好一個人靜靜。

“你需要一張舒適的椅子，好帶來靈感。我地下室裡正好有一張，我母親去年過世後那兒就堆滿了東西，角落還堆了一捲地毯，這對誰都沒好處。我們可以好好修整一下這兒，你會有家一般的感覺。”我回應，事實上，我就喜歡它現在這樣。

“如果你需要掛點窗簾，我會付你材料費。這空間需要些色彩，怕你坐裡頭會生病。”

“噢，不，我笑著說，我相信不會生病的。

“如果你是個男人，事情就不同了。女人總是喜歡舒適些的東西。”

於是，我站起來，走到窗邊向外看，透過威尼斯式百葉窗的薄板片，俯視周日冷清的大街，以躲開他那肥臉上譴責式的脆弱。最終，我用了冷靜的語調，一種腦中常現但現實怯懦的嘴極難進出口。“馬利先生，請別再為這空間的任何事打擾我了。我說了，這兒很適合我，我所需要的東西都齊了。謝謝你告知光線的事。”

這話效果太強烈，以至於我也不好意思了。“我當然不想打擾你，”他回答，清楚地說著字句，還帶著孤傲的憂傷，“我提出這些建議，只不過為了讓你舒適些。如果我早些意識到自己耽攔了你，我早就會走開的。”他走了之後，我覺得好多了，甚至對這早來的勝利感到有些高興，當然，也讓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告訴自己，反正他遲早都會被阻止，還不如一開始就發生。

接下來的周末他來敲我的門。他謙遜的表情，誇張得近乎嘲弄；可另一方面，它卻是真實到教我自己也無法確定。

“我不會占用你一分鐘時間，”他說，“我不想當討厭鬼。我只是想告訴你，很抱



歉上次冒犯了你，我為此道歉。這是份小小的禮物，希望你接受。"

他拿著一棵我不知道名字的植物；它有厚實而光亮的葉子，種在一只裹了過多粉及銀色金箔的盆裡。

"就放在這，"他邊說邊把植物放在房間的角落處，"我不想大家有芥蒂。我自責地想，或許她不接受家具，但一小盆精緻的植物總沒關係吧，它會讓你萬事順心。"

這時候，我根本不可能告訴他我不想要植物，或我討厭室內盆栽。他告訴我要怎麼照料它，多久澆一次水等等；我只能感謝他。無計可施下，我有種非常不舒服的感覺：這在他道歉和送禮物的時候，已很清楚這點，甚至還有些欣慰。他不停地在"感覺不好"、"冒犯"、"道歉"這類用語中打轉。我曾試圖打斷他，告訴他我為自己的生活找了個空間，隔絕了外界喜怒哀樂；還有，我與他毫不相干；但這像個無望的任務。我如何公開地對抗他對親近的渴求？還有，那棵包著亮金紙的植物，也讓我心煩！

"你的寫作進行得怎麼樣？"他問，好像要將我們間不幸的分歧先擱置開。

"噢，就和平常一樣。"

"好吧，如果你沒有什麼東西可寫了，我還可以提供你一堆。"停頓一下。"不過我想，我剛才占用了你的時間。"他說著，臉上帶著令人難堪的振奮。這是個我沒有通過的試探。我笑說"沒事"，視線集中在那棵漂亮的植物。

"我想到之前住你這間的人。一個脊椎指壓師。你可以寫本關於他的書。"

我擺出聆聽的姿態，手指不再轉著鑰匙。懦弱和虛偽是我的大缺點；而好奇，無疑也是。

"他在這兒的生意興隆。唯一的問題是，他服務得比指壓書裡列得還多。對了，他改裝了右側和左側。他搬走後我進來看，你猜我找到了什麼？隔音裝置！整個房間都是隔音的，讓他可以不干擾別人做更多的事。就在你寫故事的這個房間裡。"

"這事原委是始於一位女士，她有天敲我的門，問我要開他辦公室的鑰匙。因他拒她在門外。"

"我想著，他只是厭煩了她這個案。我猜他知道自己門被敲了很久。她是位有年紀的女士；而他，只是個年輕男人。他有了年輕體面的妻子，還有兩個世上最漂

亮的孩子。但世上是有些很醜陋下流的東西。"

我花了些時間才明白，當他說這故事時，不單只當它是則八卦，更把它當成作家有興致樂於傾聽的素材。在他心中，寫作與色情有種模糊聯結的樂趣。不過，即便是他這種極一廂情願、又極其幼稚的觀察，我還懶得去攻擊它。我只知道不該去戳傷他，是為我自己好，絕非為他。我以為用點小魯莽擺平事情，可真是個大錯！

第二件禮物是個茶壺。我堅持說我只喝咖啡，請把它送給他妻子。他說茶對神經更好，而他早知道我是個神經質的人，和他一樣。茶壺上有金箔和玫瑰，看得出所費不貲，但礙眼。我放它在桌上，也繼續照料那棵植物，它在房間的角落裡恣意地長著。我無法決定該做什麼了。他買了個精美的紙屑簍，八面都印著鴛鴦；又找了塊橡膠泡墊當我椅墊。我憎恨自己總是屈服於他的要脅。我並真的同情他，只是我無法走開，從這諂媚的熱情身邊走開。他也知道，教我容忍是要付出代價的，亦必為此憎恨我。

現在，當他徘徊在我的辦公室時，他講述自己的故事。我覺得他在揭露自己人生

的同時，是希望我記錄下來。誠然，他很可能早曾動機單純地向許多人講過了；但到了我這兒，他似乎有一種獨特、甚至迫切的需求要傾訴。他的生命是一系列的災難，像許多人；他所信任的人教他失望、遭他依賴的人拒絕協助、被他曾施過仁慈與物質的朋友背信…。其他人，陌生人或過路，却莫名地折磨

過他，甚至用新手段。有時，他的生活還會被威脅。還有，他妻子也是個大麻煩，她的健康變差，脾氣不穩定；他還能怎麼辦呢？你猜怎麼著？他舉起手說，但我活下來了。他看著我，期待聽到"是啊！"。於是，我只能跼著腳上樓，並試著不出聲轉鑰匙。然而，這些努力顯然是徒勞的，因為我不可能摀住打字機不出聲。事實上，我已經開始考慮用手寫，還反覆地希望擁有那個邪惡的指壓師的消音裝置。我告訴丈夫這個問題，他卻說，這根本就不是問題，告訴他你很忙。確實，每次他走進門都藏著一件小禮物，或者待辦一件差事時，我都有提醒他。他問著我好嗎，而我都會說我今天很忙。他會緩緩走向門說，嗯，好吧，他不會耽擱我一分鐘。我說過，他總是知道我在想什麼，知道我

多想擺脫他。他知道，却不在乎！

有天晚上回到家後，我發現忘了一封待寄信在辦公室裡，於是我回頭去拿。在大街上我看見工作室亮著燈…接著，我看到他正翻我的折疊桌。沒錯，他在夜晚進來讀我寫的東西！他聽到我進門聲，當我進房時他拿起了我的廢紙簍，說他正準備幫我整理東西。他馬上就出去了。我什麼都沒說，只因憤怒混著滿足感而顫抖著。找到了一個正義的理由，真是個奇蹟，一種難以忍受的解脫！¹

他下次敲門時，我已經將門反鎖了。我認得他的腳步聲、親密的哄騙式的敲門聲。我的打字機持續作響，未曾中斷，如此提醒著我已留意到他了。他叫喚我的名字，好像我愛調皮搗蛋；我抵住嘴唇，不發一言。就像以往一樣地，非理智的愧疚占據了心頭，但我仍繼續打字。那天我看到植物根旁的乾土，沒理它。

我沒準備好後續發生的事。我發現有張字條貼在我的門上，上面留言若我能去馬利先生辦公室他將會很感激。我馬上就過

去了，只求把事情了結。他坐在桌子前，周圍的東西展示著他微弱的權威；他隔著一定的距離看著我，好像他被迫藉用這種嶄新又傷感的光線；似乎不為自己，反倒為我感到尷尬。他開始說話，帶著一種造作的冷漠口吻，說他接受我租房時就知道我是個作家。

"這事沒干擾到我，我聽說過作家、藝術家及這類似人的事，並不覺得有多特別。妳知道我指的是什麼。"

新情況出現了；不知道還會衍生什麼。

"現在你走過來向我說，馬利先生，我要一個寫作的地方。我就相信了你。我把空間給了你，也沒多問你什麼。我就是這樣的人。但你知道，我越想，越感到奇怪。"

"有什麼好奇怪？"我說。

"還有，你的態度，根本沒法讓我放輕鬆。把自己鎖在裡頭，又不應門。不是正常人所為。除非隱藏了什麼，而且一個有丈夫及孩子的年輕女人，寧可花時間敲打字機，這樣太不正常了！"

1 其行止令人想到時薪制的到家服務清潔人員，法國社會常採行請的家務女士 (femme de ménage)，協助忙碌的上班家庭及小資人士聘用，依契約規定到家來排除最辛勞或礙眼的主要家務，包含打蠟、倒垃圾、洗衣、做飯等工作。差別是文中住宅持有人未曾受託家事或修繕工作，屬慣性擅權的非法入侵事實。

他舉起雙手擺出個寬恕的手勢。"現在我只請求你可以對我坦誠(白)，我覺得這是我應得的，而且如果你將這辦公室用作其他用途，或者不在你租賃的時段使用，或者讓你的朋友或隨便什麼人來看你…"

"我不覺得那……"

"順便提件事，你稱自己作家。那好，我查了一些相關資料，你的名字不見經傳。或者，你用別的名字寫作？"

"沒有，"我說。

"我不懷疑，真有些作家的名字是我沒聽說過的，"他溫和地說，"我們會讓這件事過去的。只要你一句榮譽保證，你租用的辦公室裡不會再出現欺騙、惡作劇等事…"

我的憤怒遲到了，被笨拙的疑慮擋了路。我只知站起身，穿過背後回響他聲音的走廊，關上門。然而，當我回房間坐下，看著眼前的作品時，心想著我多麼喜歡這個房間，在這兒工作得多順暢…，我決定不要被迫趕走！畢竟，我們的爭執已

陷入僵局。我可以拒絕開門、拒絕看他的字條、拒絕碰面時同他說話。我的租金是提前付了，如果我現在就離開，很可能一分錢都收不回。我決定先不管了這些。之前，我開始每晚都將手稿帶回家，防止他再偷讀；現在，我覺得做這種防範格調低了。他讀了又有什麼關係呢？至多，就當他是隻黑暗中出沒的老鼠嘛。

這之後好幾次，房門上有字條。我試圖不看，但最終還是讀了。他的責備變得更具針對性。如他聽到我的房間有聲音、我的行動打擾到他妻子，妨礙她下午打盹（除了周末，我下午都不會來）、他在車庫找到了一個威士忌酒瓶等。我常常想到那個脊椎指壓師。我不樂見馬利先生想書寫他的生命傳奇被完成。字條的內容變得越來越惡毒，接著我們的會面也終止了。有一兩次，當我走進走廊時會看到穿着厚毛衣、駝背的他突然躲開。我們的關係漸漸地陷入了全面荒誕的幻想。現在他用字條控訴我和 Numéro Cinq² 的人會面。那是附近的一間咖啡館，我想他提那兒具象

2 Numéro Cinq 法文，時裝業界有 Chanel No.5 (香奈兒五號 since 1921) 產品。藝文界則是一家出版社；亦是一份線上國際藝術和文學期刊 (2010-2017)，是一本國際線上文學藝術雜誌，由獲總督獎獲獎加拿大小說家 Douglas Glover (b.1948) 編輯，出版了各種各樣的新舊藝術家和作家的作品，傾向於實驗性、混合性的作品、翻譯作品以及有關寫作技巧和藝術的論文。最後一期出版於 2017 年 8 月。是沒有文案編輯的 The New Yorker《紐約客》。



微的用意。覺得再沒更糟糕的事能發生了，字條還會繼續出現，內容也變得越發怪誕，不過，也更難影響到我了。

一個周日上午約十一點，他敲我的門。我剛剛才進房，脫下外套，將水壺放在電磁爐上。

這次，見到另一張面孔，冷漠而變臉，閃著逮到把柄時幸災樂禍的陰冷光芒。

"我想知道，"他激動地說，"希望你不要介意跟我走一趟走廊？"

我跟著他。洗手間裡的燈亮著。這個洗手間是我的，沒人使用它，這間門一直開著，房東也沒給過我鑰匙。他在門前停住，推開門，目光朝下站定，小心地呼吸著 ...

"那麼，這是誰幹的？"他問我，聲音極悲哀。

在馬桶和洗手台上方的牆面，塗滿了圖畫和文字，如有時在海灘公廁中所見，還有我成長的那種破落小鎮公廁裡的。字畫是用口紅塗寫的，一向如此。我想，肯定昨天晚上有人來過了，或許是那幫整天遊手好閒、在週六晚逛購物中心附近的人幹的。

"它應該上鎖的，"我回應道，語氣冷

酷而堅定，一如我抽離現場，"真是一團糟！"

"當然。在我的字典裡，這些都是很骯髒的語言。或許這是你朋友的頑笑；對我來說，却不。談不上是什麼藝術創作！當早上你打開自家房門時看到這些東西，一定感覺挺好吧。"

我說："我相信口紅洗得掉。"

"我很慶幸沒讓我妻子看到這樣的東西。這樣會讓一位有教養的女士失望。現在，何不叫你的朋友們帶著油漆桶和刷子上來開個派對呢？我倒想認識這些幽默的人。"

我轉身走開，他即粗暴地轉身擋我。

"這些塗飾是怎麼跑到牆上去的？我再沒疑問了。"

"如果你想說這事和我有關，"我直截了當、疲憊不堪地說，"那你肯定是瘋了！"

"那麼它們是怎麼跑上去的？這是誰的廁所，嗯，是誰的？"

"這裡根本就沒鑰匙。任誰都可以跑進來。或許是在昨晚我回家之後，那些恰好經過的孩子幹的，我怎麼會知道！"

"真是可恥！明明就是大人教壞了孩子，

還將一切都推給他們身上。你知道，有件事你一定也想到過，那就是法律。淫穢內容法規，我相信它適用於這些東西，和這類文學作品。”記得這是我有生以來刻意地深呼吸好自制住。我真想殺了他。我還記得他的表情，平靜得令人生厭，眼睛幾乎是闔上，鼻孔深嗅著那股正義的美妙，一種勝利的氣味。如果這件蠢事沒發生，他根本難佔上風。但他的確贏了。也許我的表情惹毛了他，在這勝利的時刻仍退到牆邊說著，“其實，我真不覺得你會做出這樣的事來，而你的一些朋友，也不會。”我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門。

水壺正發出可怕的叫聲，水快煮乾了。我把它從電磁爐移開，拔了插頭。站了一會兒，在狂怒中喘息。待這陣憤怒消退後，我著手必要的事。

我把打字機和紙移到椅子上，將折疊桌收好。再旋緊咖啡罐蓋子，連同一只黃馬克杯和一支湯匙塞進原帶來的提包，它原已摺妥放在書架上了。孩子氣般地，我本想報復那棵盆栽，角落植物。帶走花紋茶壺、廢紙簍、椅墊，還有，差點忘了墊子後一個塑膠削鉛筆機。當我把這些東西都搬到車裡去的時候，馬利太太過來了。第

一天之後我就很少見到她。她看起來並不沮喪，似乎已慣於認命了。

“他倒下了，”她說，“他已經不是他了……”

房東太太提著那只裝了咖啡和馬克杯的袋子。她是如此冷靜，教我感覺憤怒已離我而去，心中只留奇特的沮喪。

我沒再找另一間辦公室。想著某天我會再試試，但還沒。我必須等待，等到腦海中那幅烙印的畫面消失才行，儘管現實中我無緣目睹這一幕：馬利先生帶著抹布、刷子還有一小桶肥皂水，用他那笨拙的動作、他那刻意變得笨拙的動作，刷洗廁所的牆面，他艱辛地彎著腰，懊悔地呼吸著，在腦中編織又一段背信的故事，怪異無比却總難令他滿意。每當創作時，覺得我有權刪除他。👉👈